

闯关东百年长卷之

生死柳条边

黄世明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代匪王的传奇经历

一群豪杰的悲壮演义

一部让人热血沸腾扼腕长叹的传奇故事

一部全

说的长篇历史小说

生 柳条边

黄世明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黄世明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柳条边/黄世明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13-3343-2

I. 生…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490 号

生死柳条边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姜甜甜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冯晓驰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 数 273 千字

印 张 15

插 页 2

印 数 1—8 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东北印刷厂

ISBN 978-7-5313-3343-2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3888115

故事回顾

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

清廷退位，关外满人祖地开了禁，黄花寨寨主慕雨潇的干儿子老关东领着两千多关里人踏进白雪茫茫的黑土地，怀着美好愿望的关里人初见黑土地的苍凉、富饶和血腥。

不甘于沉寂的满人在关老爷的倡领下，在盛京城举办盛大的“吹城”仪式。“吹城”是满人昭显尊荣与特权的传统活动，关老爷此举意在让满人曾经高昂的头再次昂起。

黄花寨寨主慕雨潇对满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他父母均死在满人手里，唯一的妹妹也下落不明。慕雨潇运筹帷幄，用从满人手里买来的鹰杀光了满人敬若神明的乌鸦，出尽了满人的丑。满人群情激愤，一场将血流成河的大拼杀已不可避免。

千钧一发之际，花小尤出现在现场，夺人眼目的一个亮相，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句话，使双方杀气顿消，一场血战得以避免。

花小尤不惜自降身份，不顾大哥国子秦的极力反对，非要去学“下九流”的二人转，终成东北二人转历史上第一个女演员，与号称“东北第一丑”的“大肚蝥蛄”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花小尤亲去黄花寨给慕雨潇送演出请柬，在满村栽种的“一枝

黄”和室内悬挂的《高岗独立图》中，花小尤窥见了暴雨潇的用心。暴雨潇则在与花小尤的交谈中喜欢上了这个满族姑娘。

花小尤首演在沈阳最大的会仙大舞台举行，暴雨潇和奉天朝鲜人相助契的总领南时顺都来看演出，花小尤在舞台上的扮相和表演深深地吸引住暴雨潇，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南时顺也被花小尤所征服，但他压抑住对花小尤的爱，因为他看出暴雨潇已爱上花小尤，要想拉住暴雨潇，使之成为自己在东北一展宏图的帮手，只能忍痛割爱。

演出结束后，南时顺请暴雨潇和花小尤到高丽会馆便宴，席间，南时顺对暴雨潇极尽吹捧，暴雨潇不为所动，心存戒备。

花小尤去黑龙江演出，暴雨潇送她一套全东北最漂亮的狗爬犁，花小尤发现这个外界传说中的杀人恶魔却也是多情男儿。

黄花寨中住着十个怪人，人称“十不全”，这十个人都是暴雨潇闯江湖时的贴身兄弟，在多年的血腥拼杀中被打残了身体。暴雨潇好吃好住地养着他们，还时不时地从妓院里买来妓女，供他们享用，最后再把这样的妓女强迫嫁到满人家中，以羞辱满人。吹城事件过后，暴雨潇发现了关老爷在满人心中的地位，就把刚买来的一个名为思琳的妓女硬嫁给关老爷的儿子关屏山。

黄花寨大管家、暴雨潇的结拜兄弟曲东民领人去关宅提亲，遭关老爷拒绝，曲东民将关老爷抓走，言称：不答应婚事就等着给关老爷收尸。

关屏山百般求助却无人能帮上忙，只好到黄花寨迎亲。暴雨潇准备了庞大的迎亲队伍，在盛京城大张旗鼓，招摇过市，把关屏山羞得无地自容，好不容易忍到天黑，进了家门，正准备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到那妓女身上，却发现他娶进家门的竟然是一个绝色美人。

关屏山不顾两个老婆的吵闹，与思琳在一起快活了三天，直到关老爷回来，他才不情愿地从思琳身边离开。

关老爷在黄花寨受尽了羞辱，回到家中又听说关家在城中好一番“风光”，一气病倒，请医吃药都不济事。无奈，关家只好请萨满到家中跳神驱鬼。

萨满孙二娘曾受过暴雨潇的大恩，丈夫都里染上烟瘾，直抽得倾家荡产，是暴雨潇救了她一家，还给她开了一个包子铺。从此，“孙二娘人肉包子铺”就成为黄花寨在盛京城中的据点。

孙二娘在关家一阵狂舞，叫喊要用不洁之物镇住宅中的污秽，躺在炕上的关老爷心中一亮，黄花寨送来的妓女不就是个不洁之物吗？正好用她来镇邪！心思一顺，关老爷的心病没了，他一声令下，思琳被关进院角的小耳房，钥匙交由管家阿古一人掌管。思琳从此与世隔绝。

花小尤与大肚蝈蝈演红了黑龙江，却几次遇险，幸得山东汉子胡爷、满人山林主钮赫和大侠山君相救，才安全回来。

分手两个多月，暴雨潇和花小尤都很思念对方，见面后自是十分亲热，只不过花小尤感情外露，暴雨潇却躲躲闪闪。

交谈中，花小尤说她在黑龙江发现一个现象，即二人转能为在东北生活的所有人所接受，而且二人转就是闯关东的产物，正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和才有了今天的二人转，她想成立“东北新文化发展促进会”，以文化为大旗，促进生活在东北的各方人士的融和，暴雨潇大表赞同，可当花小尤提出请关老爷出任会长时，暴雨潇却坚不同意，花小尤气而离去。

南时顺设计绑架了曲东民，又不惜杀掉自己手下人，救出曲东民，护送曲东民回黄花寨。暴雨潇尽管不喜欢南时顺，但他救了自己的兄弟，只好以待客之道款待南时顺。南时顺寻机给暴雨潇的酒中下了致幻粉，使慕失去常态，与南时顺拜了把兄弟。

第二天酒醒后，暴雨潇觉出了不对劲，他推掉了与南时顺的约会，一个人去了孝子山下的额娘家。这老额娘是暴雨潇另一个结拜兄弟尼沙的额娘，满族人，尼沙战死后，暴雨潇把老人当自己额娘一样养起来。

老关东把花小尤找到老额娘家，老额娘喜欢上花小尤，暗示暴雨潇切莫错过机会。

饭后，暴雨潇领花小尤去看他占山为王时住过的山洞和他种植的

大烟，花小尤才知道慕雨潇是禁烟英雄林则徐的后人，真名叫林同举，十七岁就已高中秀才。

慕雨潇向花小尤说了与南时顺拜把子的事，已探明真相的花小尤告诉慕雨潇，南时顺其实是日本现役军人，冒充朝鲜人来到中国，负有特殊使命。慕雨潇对自己竟然与南时顺拜把子百思不得其解，花小尤想起自己那最爱使用迷药的哥哥国子秦。

孝子山下，两人纵马原野，直抒胸臆，定下终身。

思琳被关进小耳房，关屏山百爪挠心，国子秦设计从阿古手里偷配了一把钥匙，关屏山得以与思琳偷情。

老阿古几乎是天天晚上来折磨思琳，他过去在官里当太监，末代皇帝出官，关老爷把他接到家中，为报关老爷大恩，他想折磨死思琳，为关家去掉这块心病。他折磨思琳的手段花样翻新，思琳不堪忍受其辱，多次与关屏山学说，关屏山怕别人知道他来小耳房之事，只能劝思琳忍着，忍到他当家的那一天。

几个月过后，思琳怀孕了，关屏山死不承认孩子是他的，关家人不由得想起了曾睡过思琳的那十个怪人，关老爷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杂种生在关家，可下了药的饭菜却被好心的洪顺嫂给调换，孩子没打下来，关老爷更认定这孩子是个邪种，他同意阿古去找孙二娘为思琳跳神打胎。

关屏山去找孙二娘，被孙二娘骂了回来，他又去找孙二娘的丈夫都里，许以重金，都里来关家跳神，就在都里双手抓住思琳悠起时，得到信的孙二娘闯进关家，一声断喝，都里手一松，思琳被撞到墙上，流产了。孙二娘痛打都里，第二天，亲手做了一碗鸡汤给思琳送来，思琳认孙二娘为姐姐。

花小尤在“春宵一刻”妓院里找到哥哥国子秦，得知他已在高丽会馆为南时顺跑腿，马上明白了一切，从哥哥手里要来一些致幻粉，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南时顺。为了检验药效，花小尤找来大肚蝈蝈，她讨厌大肚蝈蝈一张嘴什么都讲，经常让她感觉无地自容。大肚蝈蝈喝下致幻粉后，把平时不敢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大骂慕雨潇，指责慕

雨潇的不是，慕雨潇无法发火，唯有苦笑。

南时顺准时赴约，喝下致幻粉后，原形毕露，亮明自己身份，要慕雨潇与强大的日本人合作，垄断东北的大烟市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慕雨潇原只想借致幻粉与南时顺断了结拜之情，却没想到捅出个大阴谋，他断然拒绝了与南时顺的合作，两人翻脸，喊出今后将以刀枪相见！

南时顺回馆清醒后，后悔不已，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在慕雨潇身上下了不少工夫，使了不少手段，眼看大功告成，却在时机远未成熟时，过早地亮出了底牌，前功尽弃。他很快就意识到是致幻粉的作用，他让人找来国子秦，但无论怎么打，国子秦也不承认把致幻粉给了自己妹妹。国子秦被打得半死，送往城外掩埋，被大侠山君救下，送往黄花寨。

花小尤在闽江会馆参加东北新文化发展促进会筹备大会，关老爷出任会长，会间因语言问题、习惯意识问题闹出了一些不愉快，后又被南时顺带人搅闹，会议不欢而散。

花小尤听说大哥国子秦被人打成重伤，快马赶去，扶送奄奄一息的大哥回家，才知道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哥如今已穷困到极点，妻子领着孩子离他而去，家里连一领好的炕席都没有。

国子秦拿出一幅家传的宋徽宗的花鸟画，送给花小尤留作嫁妆。花小尤见大哥穷到这个地步还为自己保存着这件宝贝，再看看自己在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被打成这样，伤心得大哭。

国子秦含恨离世，花小尤擦干泪水，只身去高丽会馆找南时顺报仇。

花小尤在南时顺面前装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却因一个疏忽被狡猾的南时顺看破。南时顺抓住花小尤，派人去黄花寨送信，让慕雨潇一个人来高丽会馆，他要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套牢慕雨潇。

高丽会馆中设下埋伏，慕雨潇只身前往。南时顺以花小尤为要挟，逼慕雨潇就范。慕雨潇痛斥南时顺，南时顺大怒，正欲下手，却被慕雨潇巧计擒住，救花小尤脱险。

过度的悲伤使花小尤病倒，在床上昏睡三天，慕雨潇此时才知道国子秦被南时顺害死。他后悔当时一念之仁，没有打死南时顺，再去找时，南时顺已踪迹不见。

花小尤昏睡了三天三夜，慕雨潇在床边陪了三天三夜，精心呵护，无微不至。

慕雨潇之所以三十多岁还未结婚，是因为他曾经发下重誓，不找到失散的妹妹绝不结婚，但在花小尤的病床前，看着身边再无一个亲人的花小尤，他决定，花小尤病好就与她结婚。

慕雨潇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花小尤十分感动，认定此生非慕雨潇不嫁。并认下曾陪伴慕雨潇度过七八年的胡嫂为姐姐，自作主张地把曾在黑龙江救过她一命的胡爷介绍给胡嫂，胡嫂误会花小尤，执意不从，花小尤假装失手，烧了胡嫂的房子，请胡嫂搬去黄花寨。执拗的胡嫂坚决不去，花小尤领人来给她盖房子，也被她赶走，并且一个人和泥坨坯地盖起了房子。花小尤让胡爷扮作过路人到胡嫂家讨水喝，趁机提出以帮工换饭吃。

房子盖好了，胡嫂也喜欢上胡爷，一个关外汉子和一个满族女人结成一段好姻缘。

南时顺知道与慕雨潇这样的人结成死敌，自己不会有好结果，他决定先下手除掉慕雨潇，踢去这块强大的绊脚石。他派人抓走了孙二娘的小女儿，逼孙二娘在慕雨潇来包子铺吃饭时下毒。性烈如火，疾恶如仇的孙二娘看着被残害的女儿，强压怒火，假意应承。

孙二娘把两个孩子送到黄花寨，托付给慕雨潇和花小尤，因不能讲明真情，孙二娘只能在心里与孩子告别，那滋味折磨得孙二娘几乎要发疯。

孙二娘去高丽会馆前，先去了关家，警告老阿古再敢折磨思琳，就是做鬼也来取他性命，孙二娘哭别思琳，思琳不知所以。

孙二娘与丈夫都里凛然走进戒备森严的高丽会馆，欲借跳神作法咒念慕雨潇之机与南时顺拼个鱼死网破。

花小尤从孙二娘小女儿的嘴里知道了孙二娘的去向，慕雨潇急招

人马去解救侠肝义胆的孙二娘，可当他们赶到会馆时，却看见都里抱着浑身是血的孙二娘站在门前，满面凄然。

都里痛悼爱妻，一把火烧了包子铺，追随心爱的女人而去。全城人自发地为孙二娘送行，其言其行感天动地，“砖头石块雨”袭击高丽会馆，南时顺感到了这个城市的可怕。

由胡嫂出任老板娘的新包子铺在高丽会馆对面开张了，慕雨潇发下死令，只要南时顺露头，立刻乱枪打死。

南时顺施计逃离会馆，在黑龙江和吉林两地开始施行垄断大烟市场的谋略。满人山林主钮赫软硬不吃，南时顺调日本铁路守备队攻进山林，钮赫哭离家园，退守林海。

国子秦与孙二娘之死让满人感到上天似乎已不再佑护满人，关老爷决定搞一次大型的祭祀活动，乞求曾经保佑满人国运昌盛三百年的天神地母再降好运给满人。

关老爷从长白山请来著名的大萨满瑚尔哈苏，在盛京城连搞三天祭祀。盛大的场面，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盛京所有人的眼球，也让慕雨潇几次心动，他最见不得满人的风光与嚣张，他自信只要一出手，定能让满人威风扫地，但碍于花小尤的情面和孙二娘、都里、国子秦这些为自己送命的满人们的恩面，慕雨潇保持了沉默。

祭祀最后一天，现场支起了粥锅，按满人的习俗，要施小肉粥给路人。从京城来的阿古不知这一习俗，立起一块写有“满人家祭，外人恕不接待”的牌子，这块牌子惹恼了关老爷，更惹怒了慕雨潇，慕又一次向满人出手。

粥锅前排起了长队，按满人的习俗，只要有人来吃粥，粥锅就不能停，慕雨潇瞄准这一点，不断地派人来吃粥，只要你关老爷挺不住了，将粥停了，那祭祀活动只能宣布以失败告终。

关老爷明知道是慕雨潇在搞鬼，但他人已如箭在弦上，无法收回，只能眼看着喝粥的人越来越多，自家的钱没有止境地往外掏，他心里着急，嘴里硬挺，却毫无办法。

花小尤逼问慕雨潇，慕雨潇不承认此事与自己有关，花小尤也无

计可施。僵持之时，大侠山君出面，在荒弃的僧王陵约见慕雨潇，山君以僧王陵过去的辉煌和今日的破败为例，剖析了满人的现状，提醒慕雨潇莫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被真正的敌人所利用。山君豪饮豪言，倾心相诉，慕雨潇为山君的人格魅力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折服，第一次表示不再与满人为敌。

抚近门外的粥锅撤了，关老爷长出一口气：“也算是功德圆满吧！”

思琳又怀孕了，从上次被强行打胎后，思琳一步也未曾离开过小耳房，这孩子是关屏山的无疑。可关屏山就是不承认，并且敢跪在祭天的索伦杆前发誓，关老爷找来思琳对质，关屏山当众打了思琳。

思琳绝望至极，真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妈妈的临终嘱托，终是下不了决心。

思琳六岁随父母和哥哥从山东来到关东，父母惨死，哥哥下落不明，妈妈临死前叮嘱，让她一定要找到哥哥。思琳六岁时就被人贩子卖到江南，十二岁又被卖进妓院。她是为了寻找哥哥，才自愿要求到关外来的，可到东北仅仅三天，就被黄花寨强行买去，后又被强行嫁进关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本以为有了孩子，自己的境遇能好一些，没想到，关屏山死也不认这个孩子。思琳极度伤心，为了哥哥，她可以忍辱负重继续活下去，但这个孩子无论如何是不能要的。她准备激怒老阿古，让老阿古一脚把孩子踢掉，可阿古被孙二娘恐吓之后，天天做噩梦，梦见孙二娘，再也不敢对思琳动手，思琳骂他打他，他不但不生气，而且觉得挺舒坦，因为从思琳打他以后，晚上再也梦不见孙二娘了。思琳哭笑不得，正好借机好好报复了这个老恶鬼。

花小尤与慕雨潇商量，在城里建一所关东义小，让老关东那样的关里人的后代都去念书。慕雨潇表示，满人的孩子一个不要。花小尤故意问他，孙二娘的孩子要不要？国子秦的孩子要不要？慕雨潇哑口无言。花小尤乘机责问他，你来到东北已经十几年，你吃的穿的住的都已经跟满人差不多，你有个结拜兄弟是满人，有个额娘是满人，有个情妇是满人，现在又准备娶个满人媳妇，国子秦和孙二娘、都里为你送了命，他们也都是满人，你自己已几乎是半个满人了，怎么还这

么仇视满人？

暴雨潇近日也越来越苦恼，满人害得自己家破人亡，满人又给了自己这么多的恩惠，身边最亲近的人几乎都是满人，他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过年了，暴雨潇在大门口贴出“八方来客同聚会 满汉蒙回共新春”的对联，表达了自己将与满家兄弟和谐相处的愿望。他送给满人额娘一份贵重的礼物，派人赶走了占据钮赫家园的日本人，给花小尤定做了一个全国最大最漂亮的花轿，满人都为暴雨潇的变化而感到高兴。

然而，暴雨潇的美好愿望却被自己一个小小的疏忽给破坏了。

过去每逢过年，老关东都要领着黄花寨的孩子去城里，把刷帚头浇上煤油，边喊“穷去了富来了”，边把刷帚头扔进满人家里。今年，暴雨潇已忘了这件事，老关东却没忘，他仍像往年一样，领着孩子们往满人家里扔刷帚头，而且往关老爷家一下子扔了几百个。

暴雨潇气得直抽自己的脸，曲东民带着礼物去满人家挨门道歉，花小尤领着老关东去关老爷家，向关老爷解释误会，并讲明暴雨潇将与满人和好的愿望。

思琳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小屋里，她的年夜饭只有一碗白饭，一块排骨和一个鸡腿。窗户纸被老关东扔进的刷帚头烧坏了，屋子里冰窖一般，思琳病倒了，耳听后院关家人的欢声笑语，她痛苦地呼唤着：哥哥，你到底在哪里？小妹已经活不下去了，你快来看看小妹吧！

暴雨潇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好像看见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妹就站在外边，他穿着单衣跑出房，在旷野中呼唤小妹，最后倒在父母的坟前，待花小尤寻来时，他几乎已经冻僵。

像上次暴雨潇护理花小尤一样，花小尤细心地护理暴雨潇。暴雨潇与花小尤讲起了他与妹妹的往事，讲自己对妹妹的思念，说自己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总觉得小妹在受罪，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历尽艰难，东北新文化发展促进会终于成立了，会长关老爷不忘自己的承诺，为来自八方的代表举办了一个新颖别致的满汉全席。小

河沿公园里各族人民同欢同乐，“抹黑活动”使这种同欢共乐达到了高潮，和谐喜庆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个人，慕雨潇也深受感动，终于答应出任东北新文化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

带着微笑睡着了的花小尤梦见与慕雨潇结婚，婚礼热闹非凡，却被南时顺一伙杀入，慕雨潇倒在血泊中。花小尤心有余悸来找慕雨潇，慕雨潇说自己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指责他，为什么与满人和好，难道忘了杀父之仇吗？花小尤长叹一声：“你心里还有心结难解啊！”

慕雨潇说：“谁有这样的心结也不容易解开啊。”

慕雨潇向花小尤讲起了十六年前的往事，父亲领着全家来到盛京的当天，就拿着朋友的举荐信去盛京将军府。路上碰一喝醉的满人，就因他头抬得高了些，不由分说就是一顿鞭子。父亲不服，分辩几句，满人大怒，将父亲抓走，拴在家门前的石狮子上，辫子上接了一条狗尾巴。宗室营的人都来看热闹，父亲连羞带气，一头撞死在石狮子上。母亲看天黑了父亲还没回来，就让慕雨潇去找，慕雨潇找了好久才找到已经被扔到乱坟岗子的父亲，他一把火将那满人家二十多口人全部烧死，从此落草为寇。

满人家的老大幸免于难，找到官府，将慕雨潇的母亲和妹妹抓走，母亲被押赴刑场抵命，小妹从此不知去向。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慕雨潇讲起往事，声调很平静，他却发现花小尤已经泣不成声。

原来慕雨潇放火烧的满人家就是花小尤家，那个喝醉的满人就是花小尤的叔叔。这么多年来，花小尤一直想找到杀自己全家的大仇人，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大仇人竟是自己最心爱、并且已经准备把终生都托付与他的慕雨潇！

慕雨潇也惊呆了，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花小尤的话又使他不能不信。

花小尤哭着喊了一句：“林同举，我恨你！”说完转身离去。

慕雨潇追出房，却见洪顺嫂领着孩子站在门前，洪顺嫂问：“慕

爷，你就是林同举？”

慕雨潇点点头，正欲出门，却被洪顺嫂一句话喊得迈不动脚步。

原来，被慕雨潇派人从妓院里买来，交给十个怪人糟蹋，然后又强嫁到关家，去遭受非人折磨的思琳就是他失散十六年、日思夜想的小妹林巧莲。

证实了这个消息，慕雨潇和思琳都呆住了，关家更是乱成一团，老阿古顿感末日来临。

思琳来见慕雨潇，拿着妈妈留下的血书，一番声泪俱下的讲述使慕雨潇头都抬不起来，最后，思琳在慕雨潇的面前自尽。

慕雨潇几乎发疯，转眼之间，两个最心爱的人都离自己而去，并且有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了。慕雨潇在屋子里躲了三天，最后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他要给十个怪人中伤残得最没有人样的老三娶媳妇，并且娶的是现今盛京城里最红的妓女——花团锦簇，还要亲自去城里迎亲，不管谁劝，一律不听。

此时慕雨潇万念俱灰，已经不想活在世上，他要利用给老三娶亲的机会，钓出南时顺，因为他听说南时顺仍潜在盛京城里，一直在寻找消灭他的时机，他就是要给南时顺提供这个机会，以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然而，慕雨潇没有想到，娶亲回来的路上，他遇见的却是满人八旗军，成建制的八旗军，足有上万人马，自觉对不起满人的慕雨潇长叹一声，放下了武器。

在满人马队的往来冲杀下，慕雨潇和他所带领的迎亲队伍无一人幸存，都被踏死在乱泥里。

花小尤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她离开黄花寨去了孝子山下的额娘家，经额娘劝说，她已经原谅了慕雨潇，却没有想到，仅仅几天，最心爱的人已离她而去。

花小尤忍住悲痛，开始策划为慕雨潇报仇之事，在大侠山君的信中，她得知，这一切都是南时顺所为，化装满人是为了激起黄花寨与满人的拼杀，好从中取利。

花小尤拿出哥哥留下的花鸟画，找到慕雨潇的好友陈旅长，当陈旅长派人冲进高丽会馆时，南时顺已不知去向。

胡爷探知南时顺躲在黑龙江夹石口煤矿，花小尤求大侠山君出手相助，一行人奔赴黑龙江，杀死南时顺，报了大仇。

花小尤受伤，才知道山君原来就是与自己唱二人转的大肚蝈蝈。

慕雨潇走了，却给在黑土地生活的后来人留下了许多思索。

小 帽 儿

花小尤生了个儿子，慕雨潇的儿子。这孩子邪气得很，一出娘胎，眼睛还没睁开，就给了接生的老牛婆一拳。老牛婆惊呼：“我操，练家子！正宗的谭州通臂拳！”说着，习惯性地扬起巴掌，正准备给那小红屁股来一下，又想，这可是慕爷的儿子，打不得，遂俯下身来，在潮乎乎的小屁股上实实在在地亲了一口。

慕爷有了儿子，黄花寨全村轰动。老关东第一个跑了来，站在窗子外喊：“姐，我小弟好看不？”花小尤笑答，有气无力地：“屁话，你姐给你生个小弟啊！”胡爷和胡嫂也从城里赶来，胡爷捧着一套连鞋带帽的小花袄，胡嫂捧着一罐热乎乎的鸡汤。紧跟着来的是老额娘，进屋就摸，摸到脚，说，好脚，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摸到手，说，好手，大把抓金，大把搂银；最后摸到脸，说，好俊模样，长大了，怕是要馋疯盛京城里的丫头片子！说得满屋的人都乐了。

老关东又在外边喊：“姐，我小弟叫啥名啊！”一句话，提醒了大伙，慕爷的儿子可得起个好名。有的说：“这名得慎重，应该请太清宫的老道起。”有的说：“沈阳的天齐庙庙会上，有一个普陀山来的老和尚，专给孩子起名，那名起得老有讲究了。”花小尤看了看儿子，说：“小名就叫德子吧，他爹是德州人，算是认祖归宗吧。”小名有了，大号呢？花小尤又看了看儿子，迟疑着说：“大号？大号……再说吧。”

生下孩子，花小尤就准备与大肚蝥蝥结婚了。她还没有想好，孩子是随慕雨潇的姓，还是随大肚蝥蝥，姓郭。

慕雨潇死后，花小尤再也没有登台唱戏。只是与老额娘或胡嫂终日待在小平湖墓园，拾掇拾掇花，拾掇拾掇草。大肚蝈蝈孤掌难鸣，戏也不唱了，几乎是天天来黄花寨，来了就陪着花小尤在墓园里转。今天说，北边打起来了，是日本人跟老毛子干的，日本人吃了亏，死尸一车一车地往海边拉。明天说，辽河套的胡子都让张作霖收编了，成官军了，当头的都与张作霖拜了把子，称兄道弟的。花小尤知道他的心思，随他东拉西扯，很少搭腔。胡嫂看得明白，存心想给两人牵线，她还不知道大肚蝈蝈就是义侠山君，劝花小尤：“慕爷已经走了，这大肚蝈蝈虽说是个唱蹦蹦的，家境一般，可我看这人不错，他又这么喜欢你，你就应了他吧。”花小尤看着满园盛开的一枝黄，眼圈红了，轻叹一口气，说：“我怀着雨潇的孩子，怎好再做别人家的媳妇。”大肚蝈蝈再来，胡嫂把花小尤的话讲给他，大肚蝈蝈说：“我会把慕爷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待的。”花小尤听了这话，拿出当年大肚蝈蝈送给她的装筷子的布袋，那布色已经泛黄，上边写的“花小尤专用”仍然清晰。她把布袋又收起来，说：“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吧。”

小平湖墓园的一枝黄枯了又荣，转眼间，德子断了奶，一张嘴，已经能说出成溜的话。胡嫂说：“孩子大了，我看你们就把婚事办了吧。”花小尤看了看胡嫂，又把头转向满园如阳光一样灿烂的一枝黄，说：“那就办吧。”

话音刚落，园子里突然刮起一阵风，身旁的一枝黄被刮得簌簌作响，枝头乱颤。花小尤满面惊疑，说：“姐，咋回事？”胡嫂说：“什么咋回事，风呗。”花小尤说：“不对劲，这风不对劲。”再看时，风停了，园子里又恢复了安宁。花小尤惊疑未定，说：“还是再等等吧。”胡嫂眼中掠过一丝不忍，说：“姐知道你心里在想啥，我的好妹子，别再胡想了，人走了已经快三年了，不可能了……”花小尤的眼中涌起了泪花，说：“告诉大肚蝈蝈，我有个条件，花轿不许到黄花寨来，在大南门等着。结婚后，我们远走高飞，离黄花寨越远越好。”

这天晚上，花小尤睡着睡着，突然一跃而起，忙不迭地跳下炕，推开房门，说，掌灯，生火，慕爷回来了！半夜三更的，把厢房里住着的几个用人吓得头发都直立起来。

胡嫂埋怨花小尤：“你这是咋的啦？要嫁人了，可不行这样。”花小尤说：“我也说不清咋回事，这些日子，闭上眼睛就看见他，他骑在马上，喊着我，声音真真亮亮的，姐，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还活着啊？”